



## 《The Stone Roses》 用摇滚 铭刻夏天



乐队成员

英国乐队 The Stone Roses(石玫瑰乐队)于1983年在曼彻斯特成立,成员包括主唱 Ian Brown(伊恩·布朗)、吉他手 John Squire(约翰·斯夸尔)、贝斯手 Mani(马尼)和鼓手 Reni(雷尼)。石玫瑰乐队是 Madchester(疯彻斯特)风格的代表乐队。这一风格是20世纪80年代末盛行于曼彻斯特的新型摇滚风格,具有舞曲的节奏以及20世纪60年代摇滚的旋律,可以说是被现代化了的60年代摇滚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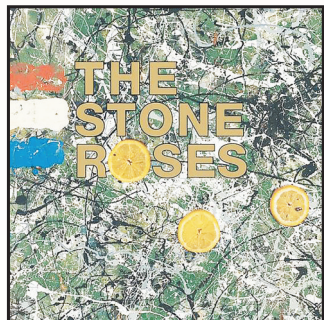
石玫瑰乐队和同名专辑《The Stone Roses》的问世,几乎影响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摇滚乐。约翰·斯夸尔的吉他是时代的声音,以一种黏糊糊的音色几乎定义了英伦摇滚的风格。而在这些歌曲中,伊恩·布朗的嗓音就像夏天的冰柠檬水,清新、干净,在不断推动着歌曲前进的同时,也能让你尽情地挥洒能量。

专辑封面致敬了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大师 Jackson Pollock(杰克逊·波洛克),他们以杰克逊自由、流动、具备情感张力的线条的画作作为封面的基底,封面中的柠檬则对应了专辑中的曲目《Bye Bye Badman(再见坏人)》中的五月风暴典故。

一打开这张专辑,仿佛就回到了夏天,回到了英伦摇滚的20世纪90年代。开场的《I Wanna Be Adored(我想被崇拜)》讲述了人们渴望被崇拜和特别对待的欲望。《She Bangs the Drum(她敲鼓)》则由镲声和贝斯开场,欢快的旋律让人沉浸在既私密又炽烈的世界。《Bye Bye Badman(再见坏人)》不仅记录历史,也将抗争的姿态融进了旋律本身。

带有放克乐节奏和碎拍鼓点的《Fools Gold(傻瓜金子)》灵感来自电影《碧血金沙》,讲述因贪婪走向自我毁灭的寓言。这首歌的题材也契合了贪婪的主题,似乎也预言了乐队在成功后因名利而最终崩离析。

尽管乐队生涯短暂,仅仅发布了两张专辑就宣布了第一次解散。但是首张专辑《The Stone Roses》的辉煌,足以证明这支乐队在英国摇滚界的地位。这张专辑更是被视为最伟大的英国唱片之一。而乐队成员也被视为英式摇滚的先驱,并对20世纪90年代的音乐产生了如涟漪一般的效应。



专辑封面

这张唱片既不是纯粹的音乐作品,也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,而是一处有关夏天的记忆,告诉我们石玫瑰从未凋零,他们以声音的形式在每个夏天复活。

融媒记者 吕晓婷



## 《菊次郎的夏天》 夏日如此短暂 却又令人怀念

北野武的《菊次郎的夏天》,是一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夏天的电影。故事里,小男孩正男在暑假踏上寻找母亲的旅程,陪伴他的是满身坏毛病、却意外真诚的菊次郎。看似是一场小小的流浪,却让两个原本孤独的人,在夏天的阳光和空气里,慢慢靠近。

影片的镜头总是带着一种熟悉的夏日味道。蝉声在空气中震动、烈日映照着柏油路闪闪发光、泳池边的水花、乡间铺展的绿田野

这些画面仿佛唤醒了观众童年的记忆,让人想起放暑假时那种既自由又无所事事的时光。

夏天在这里,不只是季节,更像是一种氛围,一种随时可能发生冒险的气息。

这趟旅程菊次郎并没有带正男找到母亲,却让他收获了另一种陪伴。菊次郎粗鲁、任性,常常像个不负责任的大孩子,但在关键时刻,他又用笨拙的方式去守护正男。两人之间逐渐萌生的感情,带着一点父子意味,又有点像意外的友谊。这种温情,就像夏日的阳光,有时候太过炽烈,有时候却正好照亮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

一路上遇到的人和事,也让影片充满趣味:好心的卡车司机、骑摩托的情侣、露营的怪人们,他们都是夏天的风景,短暂出现,却留下痕迹。正是这些偶然的相遇,让旅程变得不再孤单,也让夏天显得格外丰盈。

结局并不圆满。正男没能真正见到母亲,他失望的背影让人心里一酸。但正是这种遗憾,使得电影显得更真实。人生不会因为一次旅途就得到所有答案,更多的时候,陪伴本身比结果更重要。那个夏天里,正男得到了菊次郎的守护,而菊次郎也在正男身上找回了某种被遗忘的善意。

久石让的配乐,为这部电影增添了最动人的质感。清澈的钢琴声轻轻流淌,仿佛一阵夏日微风,明亮中带着淡淡的忧伤。每当旋律响起,似乎能闻到阳光晒过后的草木味道,也能听见时光深处的蝉鸣。

《菊次郎的夏天》是一封写给夏天的信。它记录了童年的孤独,也写下了意外的陪伴;它有遗憾,但更有温情。

很多年后,当人们再想起这部电影,想起那个冒险的暑假时,大概都会记得那句悄悄藏在心里的感受:夏天,就是这样短暂,却又这样令人怀念。

融媒记者 桂荣超



## 《羊道·前山夏牧场》 在迁徙中 寻找安宁

去年,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走红,该电视剧原著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一时洛阳纸贵,卖到断货。其实,早在《我的阿勒泰》走红之前,李娟就已经在文学界备受关注,人民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、朱自清散文奖等诸多重量奖项都收入囊中。

《羊道》三部曲获得了2011年度人民文学奖·非虚构奖,分为《春牧场》《前山夏牧场》《深山夏牧场》。在这位被读者亲切称为“娟姨”的作者笔下,牧民们喝茶、放牧、挤奶的平凡生活像一片蜷曲的嫩叶缓缓展开。她用轻盈灵动的文字揭开了游牧民族的神秘面纱,让读者得以窥见游牧民族与大自然的深深羁绊。

羊群在一整面山坡上弥漫开来,沿着平行着布满坡体的上百条弧线(那就是羊道)有序前行,丝丝入扣。李娟在书中描绘的这幅画面,不仅是哈萨克牧民迁徙之路的写照,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游牧生活的真实记录。

2007年,李娟跟随哈萨克族的扎克拜妈妈一家,在粗犷苍茫的新疆阿勒泰山区过上了游牧生活。夏日牧场风景优美,水草丰茂,但食物单调匮乏、劳作繁重枯燥是生活的常态,阴晴不定的天气更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。捱着严寒转场,捱着疾病劳作,牧民们将一切残酷视为自然规律,显出了淡然与坚韧的人性。

这让李娟开始感知并珍惜生活中最易触及的幸福:沾上黄油的馕块、热闹快活的拖依(舞会)、淳朴热心的牧民。游牧民族自有一套生活智慧和哲学,那是他们日复一日与自然交手结下的珍贵果实。

李娟文字风格也自成一派,自由灵动像山间穿梭的野风,越过了传统规范束缚,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。在本书第三版的序言中,她表达了自己在遣词造句上的执着:“羊群散开用蔓延而不用蔓延,因为蔓延形容液体的延伸形态,更适用羊群大面积移动;羊群汇合而非会和,因为前者更能表现两支羊群相遇后参差交融的状态;披风沐雨一词并无别字,不必非得改为栉风沐雨。”

凡此种种对传达语义并无影响的小细节,却是塑造个人文字风格的标志物。正如她所说:汉语丰富多彩,文学语言更是灵活多变,生机勃勃。如果有一天,文学表达真的被统一,被硬性规范化,必将渐渐失去活力。

或许这也是李娟作品受到年轻人追捧的原因。当我们长久地生活在标准的城市里,被物质主义塞满生活空隙,一望无垠的草原和无拘无束的文学,或许会成为大家找寻内心安宁的出口。



融媒记者 俞舒梦